

国家社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成果

沙俄征服中亚史考叙

吴筑星/著

国家社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成果

沙俄征服中亚史考叙

吴筑星/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邦蜀
封面设计／张 彪
技术设计／田亚民

沙俄征服中亚史考叙

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331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83-817-8/G·811 定价：22.00 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沙俄征服前的中亚	(18)
一 土地民族概貌与古代历史主线	(18)
二 哈萨克三玉兹	(40)
三 从昔班尼朝到布哈拉汗国	(51)
四 19 世纪中期以前的希瓦与浩罕汗国	(72)
第二章 俄国觊觎中亚	(96)
一 侵略行动的背景原因	(96)
二 无孔不入的情报活动	(113)
三 立足要塞的军事战略	(119)
第三章 俄军逐步深入中亚北部草原	(138)
一 要塞链锁闭哈萨克北界	(138)
二 构筑锡尔河线与西西伯利亚线	(146)
三 五六十年的小规模行动	(164)
第四章 大举入侵与鲸吞中亚腹地	(184)
一 1864 年的“联接要塞线”行动	(184)
二 进攻浩罕与布哈拉汗国	(206)
三 攻占希瓦汗国	(234)
第五章 征服中亚计划的最终完成	(252)

2 沙俄征服中亚史考叙

一 吞灭浩罕汗国与入侵阿赖·····	(252)
二 远征土库曼·····	(283)
三 沙俄夺占帕米尔与“俄属中亚”的完全形成·····	(313)
主要参考书目·····	(334)
附录 《沙俄侵略中亚的要塞线》·····	(349)
后 记·····	(407)

前 言

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亚像一个十字路口。它连接着亚洲的各个部分，又扼守着东西方交通的要冲。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今天的亚欧大陆桥，中亚都是重要的中转枢纽。五方杂厝的民族先后在这里生息繁衍，异彩纷呈的文化不断在这里冲撞交汇，旗色斑斓的政权相继在这里勃兴歛衰。

19 世纪，中亚各民族的命运发生历史性的转折，它们最终都被投入俄罗斯帝国这个各民族的大监狱之中。欧洲资本主义列强的对外扩张多以海外殖民为重头，英、法、德、荷、比等国大抵如此。而俄国的扩张则以陆路为主，不停地靠兼并邻国来自肥。沙皇俄国经过数十年的蚕食鲸吞，到 19 世纪末，将中亚各民族人民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演进，中国西北的大片领土也被沙俄侵占。因此，这段历史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中亚史、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和俄国史的学者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亚人民在被俄国征服后的百多年中并不具备正视这段历史的条件。而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甚至同一批人在不同时期，说法都大相径庭。因而，这一课题的研究更加具有必要性。

原苏联解体以后，国际上有一些政论家推测说，中亚各国的

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前途正面临历史性的抉择，中亚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政治地理战场。^①显然，我国与中亚的关系也正揭开一个全新的时期。现实也更促使我们去回顾和深思中亚近现代史中的这一关键性的急剧转折。

“中亚”一词所对应的地理概念，在各种著作中，差距相当大，界限不确定，实际上已经造成一些人为的障碍。这里有必要先作些探讨。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有德国洪堡的看法，认为中亚包括里海到兴安岭，阿尔泰山到喜马拉雅山之间的地带。与之正成对照的是也很常见的另一端的看法，认为中亚主要指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王治来教授在《中亚史》里中肯地评价说，前者失之太广，后者失之太窄。^②他还列举出：“在苏联，中亚一词专指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③下文中虽然没有进一步确指，但看来应该是指中亚全部的五国。

追寻起来，还有比洪堡所指包容更广的。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克瓦顿就认为中亚从北到南分为冻土带、泰加森林、草原和沙漠四个地带，这四个地带“覆盖着从匈牙利到中国、从北极圈到波斯高原的广阔地区。”^④

在上一世纪的欧洲，人们已经感到“中亚”这个概念的不明确。德国的李希霍芬试图解决问题，提出中亚应该定义为亚洲内陆没有流入外洋的内陆水系分布的地域，也就是蒙古的大部、准噶尔、西藏北部、东西突厥斯坦和阿富汗北部。此说虽然仍旧可划归“广阔型”，但已经是一种新的思路。它从水系流向来划界，

① 如《第二回合的大较量》一文编者按，美国《新闻周刊》1992年2月8日。

② 王治来《中亚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③ 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④ (美)克瓦顿《游牧帝国》，列斯特大学1979年版。所引中译文见贵州师大学报增刊《中亚史丛刊》第2期，第3页，兰琪、马骏骥等译。(该刊物以下简称《中亚史丛刊》)

对后来的内亚（内陆亚细亚）概念的产生是一种先导，也曾被一些学者广泛使用。日本就有学者认为李希霍芬的定义“最为清楚了。”^①可是，这种界定仅从自然条件出发，毫不考虑政区、民族、文化等因素，使得它在历史学中常常处于顾此失彼的境地。

在日本，中亚学可以说早就是一门显学，其成果长期为世所瞩目，日本学者也颇以自诩。不过，他们对“中亚”的界说直到不久前还给人以在迷宫中摸索的感觉。就从权威的《史学杂志》每年刊载的研究动态综述来看，曾经题为“蒙古·中亚”的专栏在60年代初改成分为“满洲·蒙古·西伯利亚”、“中亚”、“西藏”三个栏目。1964年日本的“北亚史”、“中亚史”两个领域的专家首次联合召开“野尻湖最高会议”以后，1967年上述栏目又定为“北亚”、“中亚”、“西藏”，直至80年代。^②从过于宽泛的“中亚”里分出位于冻土带和泰加森林的“北亚”，是有必要的。但是，他们理解的“北亚”并非如此。被评价为反映80年代日本北亚史研究动向的护雅夫和神田信夫的新版《北亚史》，竟然前一部分叙述蒙古民族活动地区，后一部分叙述中国东北地区（“满洲”）。这种对“北亚”的理解，起码我国学术界就难以认同。与此同时，日本“中亚史”的研究对象又不时向东向南过分超越。

俄语文献中，情况也相当复杂。19世纪，俄国人使用的“中亚”其实有两个。一个是“中央亚细亚”（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一个才是后来常用的“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后者的“中”侧重于“中间”、“当中”的意思。在商务新版的《大俄汉词典》中，这两个词组都译作“中亚细亚”。实际上，二者含义曾有一定的差别。

①（日）羽田明《西域史》，河出书房新社1974年，译文见《中亚史丛刊》第5期，第2页，姜贵书译。

② 日本《史学杂志》第91编第5号，第244～256页；第92编第5号，第224～238页。

前者代表的地域有时要大出许多，特别是向东方展拓，近于洪堡一类的说法，有时又与后者混用。前一词组到后来也逐渐少见。为了区别，似乎可以将前者译为“中央亚细亚”，后者译为“中亚”。不过问题的症结所在，倒还不是这两个词组的区别，而是后者自身的歧义。

分歧的核心在于 19 世纪的哈萨克是否应该属于中亚。的确，原苏联的一批涉及征服中亚史的著作曾经将中亚与哈萨克分开。^①可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上一世纪的后半期到本世纪初，俄国的一些比较权威的代表作就认为中亚一词应当包括哈萨克。例如捷连季耶夫的《征服中亚史》附有一张《中亚地图》就是这样的。^②这部书的序中先提到当时的中亚一般指三个汗国。但是随即指出，这些汗国的疆域由于各游牧民族的归附而扩展。因此，在当时“中亚的概念就扩大了”，不仅只是三汗国本土，也包括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生活的地域（沙俄时代称哈萨克人为吉尔吉斯人）。^③此后在这部书中也正是这样使用的。例如，谈到 19 世纪初连接从奥伦堡到西西伯利亚的各条要塞线（略近于现今哈萨克北部边界）的时候称此举是“封闭我国中亚边境”。^④

俄国人一般也都习惯类似用法。比如作曲家鲍罗丁的名作《在中亚细亚草原上》，在俄罗斯可说是稍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的。它所描绘的大草原景观正是哈萨克斯坦北部的特征，这与三汗国

① 如（苏）雅库宁《十九世纪下半期的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各民族，中亚归并于俄国》，原苏共中央高级党校讲义，俄文本，莫斯科 1954 年。书名就将哈萨克从中亚分出。

② （俄）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俄文本，圣彼得堡 1906 年，卷尾地图。此图中译本未翻译收入。

③ 捷连季耶夫前引书，中译本，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80 年，武汉大学外文系译，序第 1 页。

④ 同上，第 92 页。

本土的绿洲缀于沙漠大不相同。

西方学者一度认为苏联学术界都是将哈萨克同中亚分列的。其实也不尽然。比如，著名史学家梁申科就曾经专门讨论过中亚的地理范围。他也指出中亚的“地理境界并不很明确”，但是认为其北方“越过西部西伯利亚草原和乌拉尔山的山麓”。最后的结论则是在“通常称为中亚细亚的历史地理的疆域内，我们便列入了5个苏维埃共和国”。^①

尤其是近年来中亚五国的说法更是在世界各国报刊上，也包括俄国与中亚的报刊上频频出现，成为约定俗成的通俗用语，似乎还未见过“中亚诸国与哈萨克”这样的组合。看来，五六十年代一些苏联学者对中亚的界说，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也只是一种局部的暂时的现象。

欧美中亚学界大都不同意将哈萨克单列的做法。例如，国际知名的中亚史学家弗鲁姆金在他的《苏联中亚考古》的前言中就声明，与苏联用法不同，他所指的中亚包括哈萨克和西土耳其斯坦。^②《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哈萨克共和国辞条中，也明显将哈萨克归入中亚，比如说它“像邻近的其他中亚共和国一样”等。^③伦敦出版的魏勒尔的《苏联中亚现代史》则指出：“如果不是研究中亚古代史而是研究苏联中亚现代史，将这五个共和国放在一起研究，从它们种族的和文化的渊源来查，这样作是有道理的。”^④

我国地理学界由于多方面的影响，对中亚一词也是众说纷纭。

① (苏)梁申科《南高加索与中亚细亚各部族的氏族的解体与各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出版《历史问题译丛》1954年第3辑，第95页。

② 弗鲁姆金《苏联中亚考古》，中译本，新疆博物馆1981年，黄振华译，第7页。

③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英文本第15版，长编第10卷，第407~411页。

④ (英)杰·魏勒尔《苏联中亚现代史》，中译本，《中亚史丛刊》第5期，1988年2月，第272页，向阳生译。

在这里，我们姑且分别归之为“四国说”、“四国半说”、“五国说”。“中亚四个加盟共和国”的提法，可以举出7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编写的《世界地理》为例。它排除了哈萨克。^①而70年代发行极广的《世界地图册》中却明确断言，中亚“包括土库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四个加盟共和国的全部和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南部”。^②8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常见“五国说”。但是由于游离不定，甚至发生一书两说。例如多校合编的《世界政治经济地理》中，先有“中亚的一些国家，如哈萨克、乌兹别克等”的讲述，几页后却又出现“哈萨克与中亚”这样的区域名称。^③90年代以来，我国的各种传播媒介中，“中亚五国”的表述方法则越来越普遍地被采用。

面对歧见纷杂的“中亚”界定问题，项英杰教授在80年代初确立《中亚史丛刊》办刊方针时就指出：“我们研究的范围是以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为中心，以现今中亚五个共和国，即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和塔吉克为主体。附带涉及其周邻的有历史上疆域盈缩关系的地区，如伊朗东部、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北部、西伯利亚西部、乌拉尔西部，以及我国的新疆和西藏。”^④事隔多年，再作回顾，对于这一提法的切实确当，慎重取舍，而又兼及主次，感受更为深刻。

科学分类有两个基本原则：相斥与穷尽。对中亚的定义如果范围过宽，就会导致与其他地区史、国别史专攻的领域重叠交叉，这违反相斥性原则。何况同时也会导致分散力量，对自己独有的领域反而耕耘不力。如果范围过窄，就会违反穷尽性原则，发生

① 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世界地理》，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06页。

② 《世界地图册》，地图出版社编制出版，1972年，第3图“亚洲”所附说明。

③ 西安外院、北京外交学院等编《世界政治经济地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1、230页。

④ 项英杰《〈中亚史丛刊〉第1期编后记》，该期第172页。

不该出现的缺环。将 270 多万平方公里，约当于整个西欧面积的哈萨克地区排除在中亚之外，就是一大遗漏。

归结起来，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清概念。首先是以现今五国为主体。其次，根据所研究时期的不同，也有适当伸缩。对于中亚古代史，有时以阿姆、锡尔河流域为重点，有时又可作相应延伸。如研究突厥史，那么，突厥民族生活的更广阔的地区自然也应纳入视野。类似情况下，极富弹性的“内亚”、“中欧亚”等概念，也有一定作用。又比如，哈萨克北部的一些地区属于西西伯利亚，而“北亚”几乎曾经与西伯利亚等同。这大概也就是“四国半说”，甚或“四国说”的依据之一。但是，这类用法太不方便，且与现在人们的习惯不符。至迟从 19 世纪直至最近，对于近现代史而言，无论从历史脉络、民族宗教，还是从地理条件、政区隶属等各个方面来权衡考虑，大体上还是以五国说较为稳妥。虽然历史学、地理学与一般报刊之间存在分歧，而且它们自身内部也曾经有过各种不同说法，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显然也在逐渐靠拢。此外，沙俄在侵占中亚各部分的同时，也强占了我国西北的大片领土，这也是要加以准确阐述的。

“中亚”所对应的地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对于中亚近代史又是不可绕行的障碍。事实上，它已经导致某些关于沙俄征服中亚史的阐述起首就发生混乱。试观原苏联将哈萨克从中亚分出的那些有关历史著作，就时常是论及这段历史的大框架时，以三汗国本土的征战为限，可是一接触到具体过程还得从哈萨克入手。由于类似思路的影响，我国的不少论著，包括近年的一些重要作品也发生同样情况。^① 中亚界说的讨论是我们开展研究的必要前提，因此，只得不避问题的烦难和自身的浅陋，勉力作以上探索。

^① 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 册，第 268、269 页“俄国征服中亚”辞条就是典型例子。

近百年来，沙俄征服中亚史多次成为各国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这方面的著作加上更多的其他专题著作中涉及于此的篇章，已经具有相当数量。其中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其间屡屡出现的不当不实之处。可以说，在有关这一课题的全部外国史学著述中，似乎还找不出一部从基本观点到具体叙述，从总体架构到史料处理是今天的我国史学界能够放心接受，完全认可的。

沙俄史家对于征服中亚史的研究早在事件还在进行过程当中就已经着手。在浩罕和布哈拉已经成为俄国的附庸国，希瓦即将成为进攻目标的时候，1869年底土耳其斯坦总督就委托捷连季耶夫撰写《征服中亚史》。1906年，这套三卷本的著作终于在圣彼得堡出版。

捷连季耶夫亲身参与沙俄在中亚的军事行动，结识了一批驻中亚的俄国中高级军官，又充分利用了当时一般学者还无缘接触的土耳其斯坦地方档案馆的大量材料。这都是别人无法与之相比的条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也还敢于披露被掩盖的事实，不怕对上司“揭短”。例如，1853年彼罗夫斯克要塞守军击败浩罕进攻部队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根据奥加廖夫中校的谎报，将头功归于他，提拔他为将军。其他参战军官都只是晋升一级。而捷连季耶夫根据档案里保存的当时战事的原始记录，判定另一个军官的作用要比奥加廖夫大得多，但却被奥加廖夫隐瞒了。^①捷连季耶夫的《征服中亚史》由于详尽、全面地使用了驻中亚的俄国当局的档案材料以及当事人的见证，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不过，他毕竟是俄国军队中的积极成员，写书的目的就是为征服行动总结经验教训，在基本倾向上是为侵略者张目辩解的。正因为这样，书中从头到尾企图说明的就是俄国之所以要征服中亚是因为自己

^① 前引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中译本，第1卷，序第3页。

“多次遭受中亚各野蛮游牧民族的可怕袭击”，行动的目的是用稳固的“秩序取代自由放任和强盗袭击”。^①同时，在涉及中国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伊犁和帕米尔地区的归属问题时，他也极力掩盖真相，否认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事实。这些是我们必须加以澄清的。此外，这部书过分沉缅于中亚各地战事的繁复细节，而对主干线索的整体把握和高层决策的必要记载时有不足。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翻译出版历时多年，互校审慎，译文质量较高。但是也存在可加推敲的余地。比如，书中大量出现的军事术语中，有的译法尚欠妥贴。

19世纪后半期俄国的这一专题的重要历史著作与有关史料汇编，还有罗曼诺夫斯基的《中亚问题札记》、克拉斯尼茨基的《白将军》、迈克达汗的《奥克苏斯河的军事行动与希瓦的陷落》、巴布科夫的《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塔格耶夫的《在耸入云霄的地方》、《米柳京日记（1873~1875）》等。另外，还有一些属于其他课题，如中亚各汗国历史、英俄在中亚的竞争等的史籍，都有可资利用之处。同时，也大都具有类似捷连季耶夫的缺憾。

原苏联史学界相当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于是出现数量可观的有关著述。

苏联历史学家在这一课题上较早的重要专著有1940年发表的波波夫的《征服中亚史略》。波波夫在挖掘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试图以新的视角来阐述这段历史。他的研究曾获得史学家们的好评，同行们惋惜他的早逝。在苏联历史学家中，可以说波波夫还算是能够比较客观地评述沙俄侵略过程的人。不过，该文比较简略。对一些问题，如中亚失败原因的分析，还嫌不够切中要害。此外，也没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沙皇俄国对中国西北边地的侵略行径。

① 前引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中译本，第1卷，序第2页。

此书的俄文原版在我国不易觅得（在苏联也难见，五六十年代不断有人呼吁再版却被有关方面阻挠），因而也不大被注意。其实，徐庭云、张广达曾有中译本，标题译为《征服中亚史片断》，是作为附录收入三联书店出版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后一部分的。^①

此后，苏联历史学界对这一课题有人从总体，有人从各地区、各民族、各时段等不同侧面分别着手撰述。其中，六七十年代哈尔芬的工作尤其引人注目。哈尔芬长时间地专攻 19 世纪中亚被俄国吞并的这段历史，相继有《俄国在中亚的政策（1857～1868 年）》（莫斯科 1960 年版）、《中亚归并于俄国（19 世纪 60～90 年代）》（莫斯科 1965 年版）以及《俄国和中亚诸汗国》（莫斯科 1974 年版）等一系列著作面世。中亚各地的历史学家也有值得注重的成果，如别克马汉诺夫的《19 世纪 20～40 年代的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1947 年版）等。此外，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通史以及关于英俄争夺等专题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应该承认，苏联史学界在这方面是有独特优势的。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占有帝俄时代完整的有关档案材料这一点。在材料发掘上，也比过去有进步，例如沙皇及其政府中陆军部、外交部一些重要材料的被采用。再加上能动员起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一定的声势。在研究中，一般又都比较注意联系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来展开，也都注意自建一个体系。对他们的成绩不能低估，更不能漠视。

但是，苏联历史学界在这一领域留下的曲折足迹也是发人深省的。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家在“长官意志”的左右下，随意剪裁和歪曲客观历史，任凭大国沙文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倾向日益抬头。问题严重到甚至影响课题名称本身。

①（苏）波波夫《征服中亚史略》，原载于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报《历史论丛》第 9 辑（1940 年）。中译本收入《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雷帝到革命前）》（论文集），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425 页起。

帝俄时代的捷连季耶夫对自己的著作径直命名为《征服中亚史》。20年代,苏联的中亚古代史权威巴尔托里德对近代史常是寥寥数语。尽管如此,也明白无误地说是“俄国征服”“土耳其斯坦”。^①而对这种征服的评析,当时占上风的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奠基人波克罗夫斯基的“绝对灾祸论”。它无条件地谴责沙俄以及英法等国的殖民征服“灾祸”,完全同情与颂扬被征服民族,包括中亚各民族反对大俄罗斯压迫的解放斗争。

30年代,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诺夫对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提出著名的《意见》,指出必须做到使“大俄罗斯人的历史不与苏联其他民族的历史相分离”。^②30年代后期,中亚当地支持“绝对灾祸论”的文化界负责人,如霍德查耶夫、伊克拉莫夫等在肃反运动中被清洗。同时,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以决议形式批评波克罗夫斯基对俄国历史发展的“错误解释”,苏联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口诛笔伐,其中也包括对“绝对灾祸论”的批判。在1937年8月遭到决定性打击之后,波克罗夫斯基学派销声匿迹。^③

这以后到40年代末,新的解释“较轻灾祸论”占了上风。它认为沙俄对亚洲的征服虽然是殖民性质的,但是比起英国的侵略和土耳其、伊朗等的封建统治来,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中亚人民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在相对肯定的同时,已经注意批判当地史学家的“民族主义”的倾向。波波夫1940年发表的著作还是题名为《征服中亚史略》。看得出来,他对宣扬“较轻灾祸

① (苏)巴尔托里德《中亚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耿世民译,第74页。

② 引自《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苏联《历史问题》1956年第1期社论。该文认为还应当“始终遵守”这项要求。中译文见齐世荣等选译《苏联历史论文选辑》第1辑,三联书店1964年,第12页。

③ (美)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7页。

论”不太热衷，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尽可能回避“绝对灾祸论”。苏德战争期间，构建关于俄国优越性的理论是新任务，史学界开始强调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的“老大哥”作用。

50年代，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负责人日丹诺夫的干预下，“绝对美德论”逐渐融合并取代了“较轻灾祸论”。苏联历史学家的任务转而变为论证俄国的兼并完全是好事，证明由于输送俄国的先进文化而使沙俄殖民化具备的那种进步性，同时谴责当地民族反对俄国殖民当局斗争的“封建反动性质”。1951年到1952年，一些坚持过去观点的哈萨克知识分子，如著名史学家别克马汉诺夫，还有撒马尔罕大学和斯大林纳巴德大学的教职员受处分。^①其余的人通过“自我批评”接受新观点。例如过去讲在中亚正是上层的“反动统治阶级”才卑躬屈膝地向俄国侵略军投降。这时却一变而为极力论证当地上层集团策动了反对俄国统治的斗争，目的是保存和恢复他们的“封建特权”，而某些“进步”的首领则带领人民去接受俄国的“先进文明”。瓦特·考拉兹曾经以哈萨克为例把这条新路线归结为几个公式：“1. 哈萨克斯坦同俄国的联合，是自从16世纪末期以来哈萨克人民的最著名、最有远见的统治者所一直追求的目标。2. 哈萨克斯坦同俄国的联合，防止了‘东方野蛮国家’奴役哈萨克人，并使他们和一个比一切亚洲邻国都‘无可比拟地更为文明’的国家有了密切的联系。3. 哈萨克斯坦归并于俄国，就制止了中国、英国和浩罕瓜分哈萨克斯坦，并为进入更进步的经济形式打开了道路。”……^②叙述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的历史也必须遵照这些公式。

50年代后期被苏联思想文化界称之为“解冻”。例如，别克马

①（美）泽夫·卡茨《苏联主要民族手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4页，费孝通等译。前引迈可尔·刘金《俄国在中亚》，第79页。

② 考拉兹《俄国及其殖民地》，转引自《俄国在中亚》，第79页。